

· 训诂学分册 ·

中国古代语言学 资料汇纂



张 斌 许威汉 主编
许威汉 陈五云 周志明 刘民钢编

H 13
Z 075

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

· 训诂学分册 ·

主编

张斌
许威汉

编者

许威汉
周志明
陈五云
刘民钢

66574

闽新登字01号

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集

训诂学分册

主编：张 斌
许威汉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5.625印张 4插页 442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11—01044—4

H·63 定价：9.35元

41

编写说明

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广阔，时间久远，古今载籍，浩如烟海。长期以来，从事这方面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寻找原书常不可得，查阅资料又每因迭出而费工时，于是冀求有一部内容比较全面，翻阅比较方便的资料汇编。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给广大从事中国传统语言学和研究的同志，提供资料和方便，以促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其内容按古代语言学研究专题，编为文字、音韵、训诂三卷。汉代虽有“小学”，隋唐始分文字、音韵、训诂三类，内容仍有交叉。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三者业已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体系。文字学以研讨字形为主，音韵学以研讨字音为主，训诂学以研讨字义为主。我们编写的这三卷，就以此为框范，辑录资料视主要内容分别归属。

《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的选材，起于周秦，迄于“五四”。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各个时期语言学研究的面貌和成果，各卷选择资料遵循以下几条主要原则：（1）点面结合，有详有略；（2）力避迭出，不列重见；（3）或全或节，意在兼收；（4）注重筛选，讲求实用。

《资料汇纂》的价值，在于向读者提供学习、教学、研究古代语言学的参考。为了翻阅方便，各卷入选的资

料，采用专题编排和年代编排相结合的方式布列。具体编排的方法是：（1）分列专题，视主要内容归类入档；（2）各个档类的资料，以年代为序编排；（3）每条资料，标有细目，以明原文主旨；（4）选编材料，均注出处，依次注明作者、书名、版本、页次；（5）各卷编后，均附索引。

为了查阅方便起见，原文凡无句读，一一加上标点符号；异体字一般改用通用字；繁体字一般改为简体字。

《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由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室和汉语教研室部分教师集体编写，张斌教授和许威汉教授任主编，吴尚夫、陈五云等同志负责编写文字学卷，顾汉松、邓少君等同志负责编写音韵学卷，许威汉、陈五云等同志负责编写训诂学卷。

训诂学卷是《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传统的训诂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传统训诂学材料丰富，成就昭著，但长期为经学附庸，不免有其局限性。传统训诂学搜集编纂之功有余，归纳概括之力不足，虽长于分析，却拙于综合，研究方法不够科学，理论淹没于材料之中，训诂学的理论建设，是这一门科学的当务之急。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汇编的训诂学资料，尽可能地发掘和搜集前人在训诂学理论研究上的点滴成果，使之比较全面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为今后的训诂学研究提供方便。

训诂学卷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训诂概说”收入前人对训诂学各方面情况的论述；中编“训诂分论”收入前人从语言学角度认识训诂的一些观点和部分训诂实例；下编介绍了部分训诂要籍和训诂学家。由于训诂学卷的编纂

是在其他两卷基本完成之后进行的，有些与文字学、音韵学相重合的内容，已归于文字学卷和音韵学卷中，为节省篇幅，本卷不再重出。

训诂学卷在主编张斌、许威汉两位教授指导下进行编写。许威汉教授亲自负责本卷的编写工作。编写成员和分工如下：

许威汉 主持本卷编写工作，负责组织人员和规划设计编写提纲，并通阅全稿。

陈五云 协助负责本卷编写，收集和整理了本卷的大部分资料，通理全稿，统一本卷体例。

周志明 负责收集整理部分资料。

刘民钢 负责收集整理部分资料。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左思民、吴为善两位同志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并从历代笔记中收集了许多参考资料，在此谨致谢忱。

训诂学卷的编写工作，由于典籍浩瀚，资料分散，加上编者水平有限，今日付诸梨枣，实属雏形。我们希望读者特别是从事训诂研究和教学的同志们不吝赐教，使能经过修订，趋于完善。

编 者

1988年8月

目 录

上编 训诂概说

上 1	训诂名实	(1)
上 1—1	训诂通说	(1)
上 1—2	训诂正名	(8)
上 1—3	训诂类别	(11)
上 1—4	训诂形式	(14)
上 2	训诂原则和条例	(20)
上 2—1	训诂原则	(20)
上 2—2	训诂条例	(30)
上 2—3	训诂术语	(65)
上 3	训诂与文字	(73)
上 3—1	训诂注重文字	(73)
上 3—2	古今字异	(76)
上 4	训诂之特殊内容	(84)
上 4—1	人名训诂	(84)
上 4—2	虚词训诂	(92)
上 5	训诂涉及之各学科	(112)
上 5—1	句读学	(112)
上 5—2	避讳学	(120)
上 5—3	校讎学	(124)
上 5—4	方言学	(131)
上 6	不知训诂之误	(137)
上 6—1	训诂之误	(137)
上 6—2	句读之误	(146)

上6—3	校书所见之误	(148)
------	--------	-------

中编 训诂分论

中1	字形、语音、语义之关系	(180)
中1—1	形音义关系	(180)
中1—2	训诂本于声音	(188)
中2	古今音变	(206)
中2—1	求古音	(206)
中2—2	寻语源	(210)
中2—3	联绵字与复词	(226)
中3	假借与本字	(232)
中3—1	假借	(232)
中3—2	求本字	(243)
中4	反训现象	(249)
中4—1	美恶同辞	(249)
中4—2	正反同辞	(251)
中5	因声求义例	(255)
中5—1	破读	(255)
中5—2	声旁字相通	(280)
中6	其他训诂实例	(291)
中6—1	据文证义例	(291)
中6—2	据形索义例	(312)
中6—3	其他	(318)

下编 训诂要籍及训诂学家

下1	《尔雅》	(324)
下1—1	《尔雅》之地位	(324)
下1—2	《尔雅》名义	(332)
下1—3	《尔雅》作者	(336)
下1—4	《尔雅》条例	(343)

下1—5	《尔雅》名物·····	(348)
下1—6	郭注邢疏·····	(352)
下1—7	其他·····	(359)
下2	《雅》类专著·····	(363)
下2—1	《小尔雅》·····	(363)
下2—2	《广雅》·····	(364)
下2—3	《埤雅》·····	(370)
下2—4	《尔雅翼》·····	(371)
下2—5	《骈雅》·····	(372)
下2—6	《通雅》·····	(374)
下2—7	《别雅》·····	(375)
下2—8	《叠雅》·····	(377)
下3	传注类·····	(377)
下3—1	《毛传》之地位·····	(377)
下3—2	《毛传》条例·····	(380)
下3—3	郑笺·····	(383)
下3—4	义疏·····	(386)
下3—5	《诗集传》·····	(396)
下3—6	《文选注》等·····	(398)
下4	《说文》及《释名》等·····	(401)
下4—1	《说文》·····	(401)
下4—2	《释名》·····	(405)
下4—3	《声类》等·····	(410)
下5	《方言》类·····	(411)
下5—1	《方言》·····	(411)
下5—2	郭注·····	(414)
下5—3	《续方言》等·····	(416)
下6	汇释类·····	(419)
下6—1	《经典释文》·····	(419)
下6—2	《经籍纂诂》·····	(425)

下6—3	《字诂》等	(428)
下6—4	《经义述闻》	(430)
下7	虚字类	(432)
下7—1	《助字辨略》	(432)
下7—2	《经传释词》	(434)
下8	训诂学家	(437)
下8—1	扬雄	(437)
下8—2	郑玄	(443)
下8—3	郭璞	(446)
下8—4	颜之推	(450)
下8—5	孔颖达	(451)
下8—6	陆德明	(453)
下8—7	邢昺	(453)
下8—8	阎若璩	(456)
下8—9	惠栋	(457)
下8—10	程瑶田	(458)
下8—11	王鸣盛	(458)
下8—12	钱大昭	(459)
下8—13	汪中	(461)
下8—14	武亿	(463)
下8—15	马瑞辰	(464)
下8—16	郝懿行	(464)
下8—17	俞樾	(466)
下8—18	王先谦	(467)

上编 训诂概说

上1 训诂名实

上1—1 训诂通说

上1—1·1 小学分类

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帖，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谨略其源流，以便省览。（欧阳永叔曰，“八岁入小学，习六甲四方书数；至成童后，授经学。以次第后大也。《尔雅》出于汉世，正名物讲说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学既兴，随世转易趣便，《三苍》始志字法；许慎作《说文》，于是有偏旁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异，学者务极其能，于是有字书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永叔以偏旁字书为二，则以字书为笔法；智以笔法乃字学之余绪，故明六书之源流，谓之字书之学。吴敬甫分三家，一曰体制，二曰训诂，三曰音韵。胡元瑞言“小学一端，门径十数，有博于文者，义者，迹者，考者，评者，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二，《小学大略》，康熙十五年浮山此藏轩刊本，1页。

上1—1·2 以小学与经学等分为三途始于赵宋

古人于小学，童而习之。两汉经师之训诂，相如、子云之辞赋，皆出于此。今以小学、经学、辞章之学，判为三途，经学不辨名物，辞章不识古字，吾不知其可也。然其弊不自今始，义疏起而训诂废，议论开而辞章亡，尽破古人之藩篱者，其在赵宋乎？

〔清〕桂馥《札朴》卷七《匡谬》“小学”条，商务印

书馆，1958年版，211页。

上1—1·3 寻绎传义可考经文之异同

原古人释经，多由师授，不专据经本。况《诗》得于讽诵，非竹帛所书，确有画一。诸儒传写，师读各分，经文亦互异，故字与义有不必然相符者，非得师授岂能辨其孰是哉？今师授虽绝，而传义尚存，寻绎传义以考经文，其异同犹可正也。

〔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叙例》，光绪十三年上海书局石印《皇清经解》本，1页。

上1—1·4 字训既讹，篇旨或因以舛

古今文义差殊，若胡越之不同声矣。毛、郑字训率宗《尔雅》，于今似为惊俗，在古实属恒途，不可易也。用古义以入今文，固难说时人之目；彊古经以就今义，亦岂合古人之心乎？夫积字而有句，积字句而有篇章，字训既讹，篇旨或因以舛，非小失也。

〔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叙例》，光绪十三年上海书局石印《皇清经解》本，1页。

上1—1·5 朱子重训诂之学

《语类》云：“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卷七十二。）又云：“先生初令义刚训二三小子，见教曰：‘训诂则当依古注。’”（卷七。）《答黄直卿书》云：“近日看得后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诬误后生，其实都晓不得也。”《答李公晦书》云：“先儒训诂，直是不草草。”《答王晋辅书》云：“礼书缩训为直者非一，乃先儒之旧，不可易也。”朱子重训诂之学如此。其《答何叔京书》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当时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朱子从学于李延平，乃早年事，其时已好章句训诂之学矣。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朱子》，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卷二十一，1页。

上1—1·6 朱子教人读注疏

朱子《论语训蒙口义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

《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与魏应仲书》亦云“参以《释文》，正其音读”。）《论语要义目录·序》云：“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答余正父书》云：“今所编礼书内，有古经阙略处，须以注疏补之。不可专任古经，而直废传注。”《答张敬夫〈孟子说疑〉书》云：“近看得《周礼》《仪礼》一过，注疏见成，却觉不甚费力也。”《语类》云：“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卷一百二十九。）又云：“今世博学之士，不读正当底书，不看正当注疏。”（卷五十七。）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如此。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皆反憎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也。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朱子》，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卷二十一，1页。

上1—1·7 有训诂能使古今如旦暮

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此《毛诗·周南·关雎》训传第一）孔《疏》语。《尔雅》邢《疏》袭用之。《尔雅·释官》郭《注》云：“通古今之异语，”又《孔疏》所本也。）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方言》即翻译也。）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小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卷十一，1页。

上1—1·8 汉儒音读说经之例源于东周

经传子史，凡为汉儒所注者，均有音读之例。或言“读如”、“读如”，或言“读为”、“读曰”，或言“当作”、“当为”。“读若”，“读若”，主于说音；“读为”、“读曰”，主于更字说义；“当作”、“当为”主于纠正误字。“读如”、“读若”，比方之词也（拟其音也）；“读为”、“读曰”，变化之词也（易以音近之字）；“当作”、“当为”，改正之词也（改其误字）；“读如”、“读若”，不易其字者也；“读为”、“读曰”，必易其字者也；

“当作”、“当为”，亦必易其字者也。是为音读之三例。然音读三例实始于东周，非汉儒特创之制也。试详溯之。

孔子《序卦传》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此即谓蒙字读如蒙穉之蒙也。《乾凿度》载孔子之说《易》曰：“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倂易立节。”（下文云：“管三成为道德苞籥，易者以言其德也。”此其“易也，变易也”者，其气也；“不易也”者，其位也。）此即谓易字读如变易，不易，倂易之易也。子夏《诗经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此即谓风字读如风教、风动、风化、风刺之风也。《孟子·滕文公上》篇云：“彻者，彻也。”赵歧《注》云：“彻犹人彻取物也。”此即谓彻字读如彻取之彻也。若夫孔子《剥》卦《彖传》云：“剥，剥也。”（《序卦传上》云：“剥者，剥也。”）《序卦传上》云：“比者，比也。”《礼记·哀公问》篇云：“孔子对哀公曰：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礼·郊特牲》篇亦云：“亲之也者，亲之也。”又云：“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以“夫也”释“夫”字，与以“亲之也”释“亲”字同一义也。）两剥字两比字两亲字，上下相同，其在当日，必有轻读重读之殊，长言短言之别。此“读如”、“读若”主于说音之例也。即汉儒“人”读“相人偶之人”，（《中庸注》。）“莞”读“莞尔而笑”之“莞”（《易注》），所自出也。

《论语》曰：“政者，正也。”政从正得声，此即读政为正。《礼·王制》曰：“刑者，侗也。”侗从刑得声，此即读刑为侗。（下云“侗者，成也，”侗成亦音近之字。）《易·咸卦彖传》云：“咸，感也，”感从咸得声，此即读咸为感。《夬卦彖传》云：“夬，决也。”（《序卦传上》云：“夬者，决也。”《杂卦传上》云：“夬，决也。”决从夬得声，此即读夬为决。《兑卦彖传》云：“兑，说也。”（又《说卦传》第四章曰：“兑以说之。”第五章云：“说言乎兑。”《序卦传下》云：“兑者，说也。”皆其证。）说从兑得声，此即读兑为说。《系辞下》第一章曰：“象也者，像此者也。”

（第三章曰：“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经典释文·释易》云：“众本并言‘像，拟也。’孟京虞董姚还作象。”）像从象得声，此即读象为像。盖所训之字即取由本字谐声者加以偏旁。自来文字训诂之例，无偏旁者在先，可以通称；有偏旁者在后，义有专属。故举通称之字训以专属之词。（若夫《易·说卦传》云，“乾，健也；坤，顺也。”健音近乾，顺音近坤。又基之为始，叔向告于周；枵之为耗，梓慎言于鲁，展转相训，不离初音。汉儒训经，用此例者尤多。此别一例也。）此“读为”、“读曰”主于更字说义之例也。即汉儒孙读为逊（《诗笺》），庶读为遮（《易注》），所自出也。

《公羊传》载孔子订鲁史之讹，谓伯于阳当作公子阳生，（《春秋》昭公十有二年春《经》云：“齐高偃率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曰：“伯于阳者，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何休《解诂》曰：“子谓孔子。知公误作伯，子误为于，阳在，生刊灭。此夫子欲为后人法，不欲令人妄僣错案。汉儒改经存其说于注，而不改经文，即用此例者也。）《吕览》载子夏订卫史之误，谓三豕当作己亥，（《吕氏春秋·察传篇》曰：“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近’，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渡河’也。”此即后儒校勘古籍误字之滥觞也。）此“当作”、“当为”主于改字正误之例也。即汉儒寡读作宣，（《易注》）绿当作缘（《诗笺》）所自出也。由是言之，音读之例导源东周，益可证矣。汉儒守东周相传之例，存音读而不易经文，合于孔门阙疑之义，非后儒凭臆改经者可比。（《说文》有“读若”“读如”，无“读为”，则但拟字音未有易字也。）故即汉儒以音读说经之例而溯其源。

〔近人〕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小学发微补》，
1934年宁武南氏铅印本，14—16页。

上1—1·9 解析词章须通小学

自古词章导源小学，盖文章之体，奇偶相参则俾色揣称；研句炼

词，使非析字之精，奚得五言之旨？故训诂名物乃文字之始基也。昔西汉词赋，首标《卿云》，摘词贵当，隶字必工，此何故哉？则辨名正词之效也。观司马《凡将》，子云《训纂》，详征字义，旁及物名，分别部居，区析昭明；及撮其单词，俚为偶语，故摘择精当，语冠群英。则字学不明，奚能出言有章哉？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然字各有义，事以验名，用字偶乖，即背正名之旨。观古代鸿儒诠释字义，畧说谨严，不容稍紊。如穴为土室，（《说文》云“穴，土室也。”）洿训水都，（《说文》云“洿，水都也。”）苇即大葭，（《说文》“苇”字下云：“大葭也。”）藿称小菽，（《说文》“藿”字下云“藿，菽之小者。”）主阶阶阼，（《说文》“阼”字下云“主阶也。”）比田为畺，（《说文》“畺”字下云“比田也。”）笑不破颜谓之𪔐，（式忍切。《说文》云：“笑不破颜曰𪔐。”）辛能蹙鼻谓之𪔐，（《说文》云：“𪔐，言鼻人蹙鼻苦辛之忧。”）是古人状物，各有专名，以达难显之情，以括重言之语。后世文人，用字多歧，制改漆书，犹言执简，民皆被发，仍述抽簪。此固用字之失矣。然以木注酒，其名为杯；及以木为菴，应更何字？以革为箠，其字作鞭；及舍革用竹，应易何名？乃事物日增，名词未益，以固有之名代新词之用，学士文人互相因袭，用之文字，播之诗歌。字义之淆，自此始矣。举斯二例，余可旁求。

且上古造字，以类物情，极意形容，有如图绘。𪔐为使犬，（《说文》云：“𪔐，使犬也。”）𪔐训呼鸡，（《说文》“𪔐，呼鸡，重言之。”）星见雨除谓之𪔐，（音省，《说文》说“𪔐，雨而夜除，星见也。”是义与晴殊。）风吹浪动谓之𪔐，（职言切。《说文》云：“𪔐，风吹浪动也。”）泉一见一否为𪔐，（《尔雅》云：“泉一见一否曰𪔐。”《说文》亦引此文。）云半有半无曰𪔐，（《说文》“𪔐”字下云：“《逸周书》曰：‘𪔐𪔐升云，半有半无’。”）推之月初生为霸，（《说文》“霸”字下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水半见曰𪔐，（《说文》“𪔐”字下云：“绎酒也，从酉，水半见于上。”）象态既殊，名称即别。古代鸿文，皆沿此例。流连万象之

际，沉吟视听之区；言必象物，音必附声。故参差状荇菜之容，沈浮尽杨舟之态；杲杲为日出之容，霏霏拟雪飞之状，依依绘杨柳之情，呦呦学鹿鸣之韵；可谓国门可悬，一字莫易者矣。后世不然。日夕雨止，亦沿晴字之称，（晴字为雨止，昼间雨止日出，始谓之晴；暮夜间雨晴，则当另用生字矣。）日入而风，亦袭暴字之名；（《尔雅》：“日出而风为暴，”非大风可称暴也。）水不注川，亦名为溪；（《尔雅》曰：“水注川曰溪。”）地非山脊，亦号为冈；（《尔雅》曰：“山脊，冈。”）非攻石而称磨，（《尔雅》曰：“石谓之磨。”）非错金而称镂；（《尔雅》云：“金谓之镂。”）路非四达，亦冒称衢；（《尔雅》曰：“四达谓之衢。”）絮匪一苦，亦标纸字；（《说文》云：“纸，絮一苦也。”）琼为赤玉，（《说文》）而白花亦号琼花；翡为赤鸟，而翠玉亦名翡翠。推之非木株而亦号为根，非竹枚而亦称为个，名与实违，此又文士之通失也。

且文苑之英，字学多疏。率尔操觚，缘饰附会。假设名词，独标奇语；因事著称，缘物生义。善恶悬殊，则曰天渊判隔；友朋聚首，则曰萍水相逢；以青云为得志，以白水为誓词。文士沿袭成风，后人以意逆志，是则名词之字，别有代词；而法语之言，易为隐语。以辞害义，此其一矣。别有慧业才人，创造险语；鬼斧默运，奇句自矜。或颠倒以为奇，或割裂以示巧。由是坠心危涕，文通互易其文；啄粒栖枝，子美自颠其语。不知言贵有序，词贵立诚，江、杜之文，不可谓之非违则也。

呜呼！前世之文字必师古，周秦故训，赖文以传；后世之文字必背古，俗训歧义，因文而兴。岂非小学之蠹哉？今欲文质相宣，出言不素，其惟衷《尔雅》以辨言，师许君之解字，（观《说文自序》中多排偶之词，即置之《文选》之中，亦出类拔萃之作。则工文之士必出于小学家矣。）心知其意，解释分明，庶立言咸有渊源，而出词远于鄙倍矣。若夫未解析词，徒矜凝炼，是则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耳，乌足以言文学哉！

〔近人〕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文说·析字篇》
1934年宁武南氏铅印本，1—2页。